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三回 聞抵制破產東歸 遇鄉親邊牀西笑

古巴一島，先屬日斯巴亞，政苛稅重，民不堪命，屢舉義旗，以抗日人。軍興之際，土客不分，歐美僑民，也不免受池魚之禍。幸虧警電朝傳，兵輪夕至，不知保全了多少。獨有我們的同胞，呼天無路，吁地無門，只好盡人欺侮。後來美人戰勝，從日人手中把古巴奪去。我同胞知美國為自由平等的祖國，以為從此可以撥雲見日。不想禁約之苛，定例之煩，竟於東方人種中，用特別手段待我同胞。

其時太平洋中的華人，美利堅全國約有十餘萬，檀香山約有二萬餘，古巴約有四萬餘。今天查冊，明天照像，天准作商人，明天又改作工人。我同胞重足而立，側目而視，正在人人悲憤。

忽然上海傳來一電，說商會學界公議，所有美貨，一概不定用，以為抵制，非待彼國改良禁約，不肯罷手。中國全國，到處響應，已經定期實行。旅外同胞，喜得以手加額，遙祝祖國諸君的勝利。誰知這消息，傳到紐約一個巨商耳裡，驀地感動。除住宅同幾只輪船依然留在公司，此外行廠、貨物、地皮、房產，盡數變賣，淨得美金八百萬元，存放銀行，收取子金，為家人日用，孑然附輪便回中國。

船上頭等艙二十七間，這巨商住的九號。對面七號，一老一少，像是日本人，又像是菲列濱人，不曾理會。晚膳時，恰好排在一桌，彼此懷疑，只敷衍幾句門面話，也不曾深談。飯罷，同到甲板散步。這巨商聽老少兩人自談衷曲，說的一口廣東土白，才知也是本國人。趕忙上前，自通姓名，說：「小弟姓夏，雙名建威，南直隸應天人氏。向在外國經商。此番因聞祖國有抵制禁約之舉，親往探聽實在消息。不知兩先生姓氏蹤跡，能明以告我否？」那老者答禮道：「小弟姓何，號圖南。」

這是小兒去非。蹤跡離奇，非立談所能罄盡。先生既是熟腸人，且請回艙，倒幾瓶葡萄酒，作竟夕清談，當令先生始而怒髮上指，繼而引巾拭淚，終且破涕為笑。悲歡離合，情不自禁哩！」

建威驟聞其言，雖是惘惘迷離，無從捉摸，大約必有奇文，便道：「聞君所言，使我欲狂。本是對門居，請更訂連牀之約，彼此岑寂。何君！何君！當不嫌僕唐突也。」當時回艙，圖南呼侍者買六瓶酒，行篋中取三隻玻璃杯，幾種乾脯，邀了建威，開樽共飲。圖南黃髮鬚然，精神彌滿，飲興又極豪爽，連引數巨觥，微有酣意，掀髯作色道：「建威先生，亦知廣東豬仔之禍否？」

建威道：「固嘗聞之，但未知其究竟。先生忽為此言，殆曾身受其害者？」圖南道：「一語破的，先生真是解人。弟自有生以來，未嘗一出國門。」指著去非道：「不想為這個孽障，垂白之年，倒要輕身萬里，遠渡重洋，真是夢不想不到的事。」

建威道：「怎麼是為著今郎呢？」去非道：「我少就傳訓，坐困經生，長而涉獵書傳，始知九洲以外，盡有須彌，六合以內，何止拳石？便有乘風破浪之志。所願不遂，鬱伊坐愁。那年偶出虎門，登高縱覽，晚霞落日，絢爛波心，正如萬頃琉璃，罩住了無數金星，游行晃漾，照眼生花，不禁喝采道好。那知就這聲中，轉過一人，執手問訊。我以其突如其來，尚只虛與委蛇。」

「其人卻道：僕平生好觀海，不想先生具有同癖。僕只恨家貧累重，不能於汪洋浩瀚中擊楫高歌，一吐胸間宿鯁。天天在這淺水灘頭，徘徊一晌，便算開了眼界。自謂井底之蛙，將見笑於鯨鯢，那知一夕之內，跬步之間，卻與先生相遇，也是前生緣法。」

我笑說道：「楫轉而為帆，帆轉而為輪，瀛海茫茫，只如咫尺。古人所謂如此風波，公無渡河，足下正不消重吟復唱。」

那人指道：「面前那枝高深若屋，橫廣若梁，不就是輪船麼？屢思登舟周覽全船的結構，雖不能附之出海，也聊慰一時饑渴。但聞上有洋人，恐不容我輩涉足。因此欲前又止。」

「我於此時笑不可仰，道：足下空具鬚眉，不殊巾幗。洋人是人，我輩不是人不成？何膽設若此？僕雖不文，願陪足下一行。那人欣然便就灘邊喚枝小划，渡上大輪，先在艙面週遊一遍，以次而至二層、三層，到貨艙堆貨的所在，再不想入我眼簾，動我感情，竟載了一群上等動物，縮頸蜷足，苦臉愁眉，似有無限苦楚，欲言不敢言之形狀。我不禁出神止步，細視他們面目，再不想便是同種同族的同胞，越發欲行不忍。」

再不想一霎時間，船身晃搖，地軸震動，彷彿竟似開輪。

回首望那人時，早已杳無蹤影。急急轉身踏梯而上，再不想四處艙門，都關得沒絲隙縫，竟是升高無路，無計奈何，便隨著眾人去做牛做馬了一遭。」建威拍案道：「設計之巧，措詞之工，彼輩何嘗非人？怎便喪心昧良，至於此極！昔之所謂漢奸，彼輩大約就是縮影了。圖南先生一顆掌珠，輕入匪人之手，並且茫無消息，那時懷抱又復如何呢？」圖南道：「小兒平日朝出暮歸，都有一定的時間，那天過時不歸，錯疑在咸串家酒食停留，再不想隔日尚無影響。到處探問，都道未嘗見面。小弟就覺有些惶惑，還說偌大年紀，不見得被人拐騙。再不想隔了一日，就聽見父母失子，兄失其弟，婦失其夫，亂哄哄通城鬧動。再不想傳來警信，說那天虎門口外，有條火輪船開往巴西，展輪時節，漁舟渡船上，都遠遠離有哭聲。小弟想到以前古巴招工，鬧過一回『豬仔』，這番兒小兒必被騙往巴西。」

說到此外，眼圈一紅，不覺掉下兩行血淚。接著又說：「小弟那時上顧天，下視地，無往或有生人之樂。荊人只生一子，倚門倚閭，呼名出入，朝夕只以眼淚洗面。小弟窮思極想，忽然得個計較。到本省節度使處，請咨遊歷，想借欵使的幹旋，還我階前玉樹，再不想踏遍美洲，無從得知實在的下落，便拼得割斷愛，且把這副老骨頭，歸正首邱，再不想回到紐約，忽然會合。」

建威引滿一杯道：「昔於無意失之，僕為先生悲。」又送過一杯道：「今於無意得之，僕敬為先生賀。但去非兄既到巴西，怎又能來紐約呢？」去非道：「舟中情形，固已奇苦萬狀，及到工次，未明上工，見星始休。所居之室，矮不類屋，穢不如牢，挨擠不及馬棚豬棚，秋霖霉雨，終夜如在水中。日食三餐，請先生猜是何物？」建威道：「粥飯想不能，自然總是麵包，精美想不能得，自然總是粗糲了。」去非道：「真有粗糲的麵包倒不算苦了。每日每人只給三合黑料豆，生吞活剝，雖不至和草咬嚼，其實與驢馬所差幾何？因此無人得飽，亦無人不病。我於平時粗習醫理，開輪後自知失檢，受人所愚，回想我父母生我一人，驟然去而不返，不知我父母若何悲痛，若何感傷？展轉躊躇，七晝夜不能合眼，後來立定主意，與其客死中途，不如留此一身，盡出所學，普救眾生，稍贖不孝之罪，或者還有歸見我父母的日子。」

建威肅然動容，停杯不飲。看圖南時，兩行血淚，又掛胸前。去非也悲不自勝，嗚咽半晌，才說道：「每晚工畢，除兩夜不能登山越嶺，此外，天天趁著星光月色，遍出尋藥，三鼓始歸。順便帶枝敗葉，當作薪煤。用罐煎熬，分給我同災共患至親至愛苦力之同胞，咳！再不想瘦骨一把，怯不禁風的，三天要挨六次皮鞭，病者自病，打者自打，我便勞而無功。」建威愕然道：「照這樣說，我至親至愛苦力之同胞莫非屈死不成？」去非痛淚盈睫，泣不成聲。圖南斟上酒，令去非飲畢，說：

「我兒且將下文盡數說給建威先生聽。」

去非又歎了幾口氣說：「我同災共患至親至愛苦力之同胞，始初陸續來有萬人，病死屈死，到如今所剩不過三百人，都是瘡痍遍體，憂患餘生，進退即當，莫知究竟，好不可憐人呢！」

建威道：「工作數年，也應薄有餘資，錦城雖雲樂，不如早還家，沉在地獄中還有什麼係戀呢！」去非道：「人孰無情，誰又願葬身海外？無奈按月應領的工資，扣這樣，扣那樣，總不能如數領足。工限屆滿，又說某處不曾如法，某處違誤限期，責令重新力作。先生請想，不要說迢遙數萬里，膏秣之資無從應付，且一身不能自立，如何能作歸計呢？」

建威道：「如此，去非兄如何脫身而出？願聞其詳。」去非道：「那就虧著採藥的益處了。我每夜入山，志在得藥，不問崎嶇險仄，只要有趾一可容，便窮探深入，久而久之，忽於無意中得一僻境，可以脫離巴西的國界。便連夜亡走，一路渴飲岩泉，饑餐山果，幸而未遇邏人，安然出險。展轉到了紐約，有限工資，早已不存毫釐。正愁落魄窮途，將為鬻桑之續，幸天假奇緣，即於此

處與老父相遇，才得附輪東返。」

建威聽去非說畢，歎謂圖南道：「小弟旅美三十年，只知美國人待我華工，慘刻無復人理，再不想除此而外，還有巴西。彼昏夢夢，當外交之衝，任保民之責者，胡亦無聞無見，如聾如瞽呢？」圖南道：「個人自護之事，不一定倚賴政府。只我同胞能力薄弱，心計又粗，就處處吃人的虧了。譬如小兒，先前能窺破那人的狡計，就不至上船，不上船就不至九死一生，幾終身不與父母相見。總怪自失檢點。便要倚賴政府，也無從倚賴了。」建威點點頭，舉杯待飲，早已觴空瓶罄。再一看時，玻璃窗上隱隱透進亮光，便與圖南父子作辭，回房略略歇息，重複起身。

從此將抵制問題，分外看得認真，窮日窮夜，與圖南假作兩造，一辯一駁，研究這裡頭的利害得失。